

明藍格鈔本自警編

仲昭先生夜守秘笈

徐乃昌題



自警言
自警言
自警言

自警編序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自警者凡十二
章細繹辭旨反覆切至猗歟休哉予辛巳去
國屏跡龜溪省愆餘暇集我

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編名以自警蓋警飭
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萬一云耳書甫市書
徐生售典刑錄嘉言善行牖分品

列間類予所編因廣教育攝養好生使命數門
置之座右期無負初意云

宋嘉定甲申正月望漢國



趙善璫序

駕湖錢泰吉通甫珍藏

自警言編目錄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

忠義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上

善處事下

使命

政事類

政事

鎮靜

信

通下情

濟人

憂民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類

議論反覆

報應

自警編目錄終

自警編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祖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
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
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昉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
不尽者準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張冠布衣交也萊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斥不少怒
雖貴不改也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

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它語萊公歸
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
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
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
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
用已薨忠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
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趙君錫被召別韓魏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
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它事又請云若

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原父在詞掖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閣起於何年閣是何殿開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求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

坐中疏入閣事詳盡無遺乃五代載入閣一段即啓所簡云原父私謂所親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東坡後聞此言笑曰軾輩將如之何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按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穎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正平字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與黃公履邢公
恕同舍至相交善其後徧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
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五公安石學安石以為
凡事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
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分聞之遽
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
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淵源非他人比
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邢公恕比日以公故從
程氏學而明道先生灝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
公兗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
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
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
內音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
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
者莫能測其深淺也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
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
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 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
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
見至再三開闔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
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
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
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學林彙範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
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交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
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
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
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
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
以如此 尹和靖語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
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
為當孰為否皆今宵次恍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大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畜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張子韶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張子韶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時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仰哉

血氣為我我字疑誤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其脆楊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志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
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
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怯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賤窮卹匱赧然悔耻積
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
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
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安命彊毅正直立
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
徃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太去甚學之所知施無
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
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
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鷓鴣如此
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堯夫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
覲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
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
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
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為四塊早晚取
二塊斷齏十數莖醮汁半盃入少鹽煖而啗之如
此者三年出東軒筆錄

此段疑缺文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
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
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
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
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
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
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
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
人其粗行與老先生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名欲行
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
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
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
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
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
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
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
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
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
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
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
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
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
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
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
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
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
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

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礮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墻幾年而狠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為之不說佛盱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為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為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讓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共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為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

既有所聞正如服

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

列其可悲也已

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礮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牆幾年而狠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為之不說佛盱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為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為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讓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為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言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

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

顯道之言可為淺處者戒云語氣相接疑不必字

可為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
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
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亦忠

自警編學問部終

嘉慶丁卯孟春初十日錢泰吉校

其有不知者不敢強自增損姑闕而不修覽之庶無罪予斯幸矣餘依此

見識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曰必為相自小官薦進
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
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蒙正第問卿諸子孰
可用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
穎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文靖公
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
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
許之其子歸公也文穆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

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其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

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龍川志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騷，獨冠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考文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文人且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文人不若

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
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
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
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
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
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
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特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
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石膏曰如君真所
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

處遂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
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
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
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
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
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
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

家塾記

寶元中正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

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
忠穆謂公儀曰駿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
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
起為定師駿至定治事畢瑋謂駿曰決事已畢自
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駿既愛其雄
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
罷屏左右曰公蒲面權骨不為樞輔耶邊師或謂
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摠樞於此時西
方當有警言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

卒駿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
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
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
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
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
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
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
圖其貌既至觀之貢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
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駿是時殊未
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肯宗初即位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沆日取四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

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謂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貞聖人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匿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邵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有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惠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

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逸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 貞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不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詔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事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振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自於執

政及後飛蝗旱曠公乃亟被擢用焉

馬知鄭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貞宗多以公言為是

神道碑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貞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文正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貞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

非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疑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
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為蠻
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
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
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未
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為荅書
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 仁宗以書示

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

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久和之強虜也
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
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
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
昊詔曰 朝廷納鄉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鄉
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鄉宜
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於西
北為兩得特人伏其精識

寶元初趙元昊反富文忠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
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

丹而詞甚裕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陳忠肅公權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待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為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辭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 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
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
修馮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
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
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
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
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
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
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

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
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鞏敢欺罔
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
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
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
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匿未
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
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
可知也聞之者徃徃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

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遠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

有光矣

熙寧二年富弼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寧熙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厲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

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講通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行而此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

之曰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寢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為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

下為已任始變更 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
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 誅剝之實輔弼大
臣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
行微忤其意則遣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
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服歎以為不可及而獻可
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學
非而博頌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賢
有所不知也方介甫以小官至禁從其學行名聲
暴著於天下久矣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其風且
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所學以致

太平及叅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獨不以為然衆
莫不怪之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
傑出於世俗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溫公既
辭副樞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
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
親聞其說懼賢者之高論遠識遂將淪沒無傳於
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交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

勸老蘇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
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
石之母死士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
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畧
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
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其
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
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
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

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
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不得
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
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
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
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
為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
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
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一子之比也

上將召用王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魏公別錄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便退

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後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

不足聽邪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王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丁謂卒顧謂同列曰斯

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陳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耳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

遺事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談苑趙元昊及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特

在夫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
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
一及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 朝廷方改之
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狄青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所俘
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于城北尸有衣金龍
之衣者又得金龍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
當亟作奏者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
朝廷耶 神道碑

狄武襄公爲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
告以當推狄良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青出田家
少爲兵安敢祖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
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廷之下入拜
夫人甚恭以即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或云狄青爲樞密使爲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
及告身十餘通諸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
曰一特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
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又云 仁宗諭青
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
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蘇公頌之孫云祖父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譙縣簿謂大人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給公爲賢子不可不白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大人白之祖父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而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副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爾端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敢與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何如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

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
且 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
徒召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 上曰然則柰何端
日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
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
在我矣 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
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
請命

張忠定公詠討劉旻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
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
知復是誰歟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
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
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
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
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
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
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
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
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
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
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器量

曹彬平江南回詣閭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
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向敏中除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
貞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
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
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
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
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
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趙普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叅政趙嘗謂人曰吾嘗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惧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叅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旦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婿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它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領拂上意而王君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閑送密院事碍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持

以聞 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
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
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
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答又龜山
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
偶倒用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
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
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
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

而太尉專稱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
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
闕失必多準對 陛下無所隱蓋見其忠直此臣
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
王文正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
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
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
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

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
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
其子弟勸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
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
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
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貞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
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人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
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 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
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

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
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辯貞宰相器也
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曰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壤塚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
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
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
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
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
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

歎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特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
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
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
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
舉人拱辰定基特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
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
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爲陝西招討特師魯與英

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
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路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特
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
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
忿實有之公曰汝爲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
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
不變色象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特復有
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
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

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不平則氣動色心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曾丹符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

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爲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特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狄青作貞定副帥嘗宴韓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迂特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特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特已知其有量

呂文穆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誥其官位姓名蒙正處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特皆服其量

傅猷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猷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猷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

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希哲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詈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詈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詈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詈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交善仲淹等既罷朝政

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特事遂置獄遣
劉湜按之一日謂朱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
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
是以知龍圖當得死罪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
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公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
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尹洙在隨
州孫甫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幾月
無所不道而洙未嘗一言及劉湜甫問曰劉湜按
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一言及湜
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

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
甫深伏其識量

尹洙兄源字子漸與洙俱有特名劉渙知滄州
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
源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名臣傳云渙即
劉滄之兄也滄嘗訟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
事而源乃抹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特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
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
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
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
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物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
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
恐其知而自媿也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
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日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

此貞宰相器也

王沂公曾狀元及第選青州故邵府帥聞其歸乃命
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
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
至河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
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
上謁守嘆曰君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堯俞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
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
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

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庠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籍初登第爲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傳公老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又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

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遯齋閑覽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劍者揖而舉手劍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張齊賢爲布衣特個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嘗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罍滿酌飲之一舉而盡

如是者三又取犮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胎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康本記聞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河江者不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其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自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簿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

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操修類

正心 檢約

檢身 無嗜好

誠實 謹言語

操守 韜晦

定力 攝養

清廉 好生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
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
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
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
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
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
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
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
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
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
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
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
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
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憂
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
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
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
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
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
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
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
不得其止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
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
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
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

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
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
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
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
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
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
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
則汨氣變則心爲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
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爲之帥矣
氣反爲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爲聽則
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節氣而不爲氣所
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
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羗里之囚虞芮
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
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己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

哉楚武王自憊悔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
初不爲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
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
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
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
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
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
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幹礮石之難也反而
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
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
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一又
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
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
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只人
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
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
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

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
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
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
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閔
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
此龜山語錄

檢身

滎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
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慚於心矣豈有工夫
點檢它人耶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
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
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
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
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
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

帝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曰予

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

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况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守書東漢廷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伯腹中書兩句

于子舍屏風

鄒公浩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
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特
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
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
檢度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
如城在公尚然况他人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
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
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
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
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
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溥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
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元城語

范侍即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

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童蒙訓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
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
息解誠也或以謂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
其次矣

王文正公曾嘗語曰昔揚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
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
謝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
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

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日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
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僞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遂召至闕下
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 上極愛
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
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
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

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
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 上諭曰近聞館閣
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
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
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
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
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
深 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
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

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
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
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
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
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
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
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
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

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
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
告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
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
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
闕前修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
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
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

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王安石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

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又聞見錄一日仁宗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設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亟不惰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目錄

厭薄祖宗 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
薄 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
所毀詆云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
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
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
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
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
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西

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予省者多矣力行七年而
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
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
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
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
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
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日司戶
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
揚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
信此而後可又道護錄云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

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士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

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霄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貞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

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殺元城者百計皆不克必欲致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賤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賤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

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耳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特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後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迺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特公賤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

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日間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

明日有客言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胡公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上行勿欺也故不可犯至誠而不動者有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僉夫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南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

有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柰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曰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

徐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居容少偏安定勵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悞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按扶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

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
涵博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
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
鄙防戍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失文法簿
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識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
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以致為令所垂拂柰何先生曰當
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
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
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 太
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
曹彬耳由是委以復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 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
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
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
旦 貢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便者及門而公不在
移時乃自仁和肆 飲顛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

約曰上若恠公來遲費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貞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貞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貞宗笑曰鄉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宿詳議官闕判院者常釋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

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柰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爲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

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
何爲有此問也

賁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
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
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
人耳王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
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王洙修經武聖畧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簡用洙
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
加賞旣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

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
足加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
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
具記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嘗語洙者夷
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
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二年
富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旣
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
書詞與口傳者異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
乃馳還都奏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

足惜柰國事何 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 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貢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 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

龜山先生言 貢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鄉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譏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 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杜祁公享容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瓌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操守

貞宗新弃天下 太子諒陰不言 丁晉公用事專權
欲 致蔡文忠公齊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
寇萊公 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
先帝之 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
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
所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齊為記而官者羅崇
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參知政
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

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

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孔公道輔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謫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諂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

公果出

彭公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 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傳時自劾曾女昭公肇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傳獻簡公堯俞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劉公器之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贊二公子瞻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子瞻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

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
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
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
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
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
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
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
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
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
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
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
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
故而其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
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
緇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
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
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頌曰子容吾鄉里

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頌笑而不答

田公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禹偁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偁偁終不能改

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

神道碑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
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
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
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墓誌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
治行宮事章交上 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
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
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
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
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云 墓誌

唐介爲御史以張堯佐因姪女有寵於 仁宗堯佐
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上疏論
爭卒奪宣徽景靈兩使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同
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 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
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
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
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觀望扶姦語甚切直
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
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也介諍愈切 仁宗大怒貶
英州別駕明日罷彥博黜吳奎公怡然南行絕口

不為人道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羨聳然
有立志後召充言事御史特遣內侍賫告勅就賜
令乘驛赴朝公至不以一語自明 帝曰知卿被
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公
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前

曾公鞏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
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
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憊然而公處之自若
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
濟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

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
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

劉公恕道原為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王介甫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寢不悅當是時其摧
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
之至變色悻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
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
親老告歸南康乞鹽酒稅以就養 方介甫用
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

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諭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張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矣

十國紀年序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緡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

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寶吾當以趙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妾但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驛召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從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旦果爲太保

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

及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上下也

孫甫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雋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讎罔上自肆惡嫉王論諱言兵事自
以為時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
公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倣五
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
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
不過中人常產可辨不覺嘆息反密以檜意告公
奏而歸且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庭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
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公燾
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

臥家秦素厚公命樓炤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
進退在我遷官則在它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云
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
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官方議
和之初公力詆屈己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己使
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
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晏公敦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

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揚輩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方秦丞相檜在位聲勢赫赫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而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公危之公處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屈者安能若是乎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它

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秦酒周公縮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校書郎陳達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貢天子門生也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

事享攸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為名言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

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夢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此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

种放字明逸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王文正公旦貢賢相也天書封禪等事旦不敢爭議者少之為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是時寇準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婚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宋元憲公庠初執政過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

退及再登用遂沉浮安云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
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
事乞且仍舊 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
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
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
正獻言始在西府時 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
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
蓋難也 東坡志林

始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歐

陽脩得對 上曰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具以

朝議爲對 上曰卿意如何脩曰誠如外議 上

又問彥博弼果如何脩曰 陛下已用彥博等復

問其如何臣所未喻 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

前在政府甚好今復求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

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

志不變也旣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李

儻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 上由此罷之弼

亦竟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所料 南豐雜說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堦復宴飲至暮而罷

李迪為王仲宣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略有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至台郡
守以十日之法遣廂巡起遣必為遷一寺數月朝
廷起遷人石械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訥訥
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械至揚言怖公次日遣兵
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置邏
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
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械為此以相迫脅可
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
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械亦終
不能為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
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
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
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
病及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
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
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為動
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
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袂除本路轉
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所郡將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
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
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
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
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
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
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
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若人不死則公未
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
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
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
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
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
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
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
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答再
問之則云此何是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為質
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介爲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除
宣徽節度景靈群牧使唐介力爭不已上怒詳見

諫諫門

貶介英州別駕介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

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驚介兀坐舟中吟
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
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
書若在齋閣中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
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

獨在轎上

不動從者有溺死者

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
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遠峻辭色折公以事

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爾

李清臣公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
則不能至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
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
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
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
公若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
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
正為定力不固耳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
去官詣鄧州以後世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
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
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
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
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

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滎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
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年
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
此家傳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
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
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
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清廬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
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
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
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
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
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

有冰檠聲

言行錄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
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及為終身之恨清節可敬
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
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
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庶清聞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閩吏所搜太
守而下輕其佑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
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
肯買案且奏覆覽之果然
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
薄於門生故吏以弊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

鬻園

爭利

陳龍圖從易為館職數十遷居喪時大夫有
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
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陳忠肅公為越州簽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
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
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
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
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祖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

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却人使信已也夫廉耻

在常人是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蘇公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包苴之饋也

太宗時王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

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
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歸田錄

滎陽呂公布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
外允典五州晚居宿州貢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
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
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
洛陽南歸也時己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
及舊貂褥費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
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問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
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按重譴良可惜
也

儉約

李文靖公沆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
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談苑云
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沆
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
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
第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
嘗荅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一年繕完人
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過
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戒損故家人
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或
以車爲閨

王沂公與孫冲

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
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
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
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
靖為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
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為長
杜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天人坐太平車以

蓐席爲裯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
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
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旨未嘗克
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
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歸以羅爲帳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幘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
勅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 每退自公易
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
如一

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揖
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
公尹公言行錄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

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歆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其緜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懽寵之盛利歆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爲寒素不君也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

愧之遺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
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
誌其墓 神道碑

石介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
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
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
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
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解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

安其簡儉如此 呂氏雜記

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
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
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
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笥或不然人
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
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云
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
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同自
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
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米皆與焉肉食者謀之
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
子綦之子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
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

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含大

雜志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
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体斯美矣
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
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
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温公集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
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

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
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
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
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
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學者且先
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
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須應劉先生之聘宰割山
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
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
餘財以負 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
謂大丈夫矣 胡氏傳錄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
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
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
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
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
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
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
買妾仍賜銀三十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
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
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
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箆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

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頗蹙曰吾家
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間昔沈氏什器
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
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李端明辨疑
謂是非

無嗜好

呂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
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
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
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
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
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
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
此物丞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檐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筆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

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若二姝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 太后聖慈垂愍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奏邊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先對之折券并衣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雇于人必當送府勘罪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

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
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
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
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寢顯俸祿
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
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
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
絕交矣

元誠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
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烟之
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
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
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
卧床中且已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
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曰
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
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
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

管城之陳醋甌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
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
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到此程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
所好則心腹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則孫武白起
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
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之徒出而
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
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
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詭者為善為
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
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

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誦獨
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
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
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錫為府曹官簡肅待之
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
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
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
事至屬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
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
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豁晦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三沂公曾爲別公酌酒餞之錢
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爲不重然 朝廷每闕輔相
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閥閱豈曾所
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
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
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
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
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
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有門生為縣令杜正猷公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
不足施然切當齟齬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
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
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令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
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
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
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
申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
中也

杜正猷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
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
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
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
斬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 仁宗既
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
政得罪于太后 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黜
配嶺南賴鄉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
不知弗與辨也儻非 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
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出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吳長文子環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如其言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爲甚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
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
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
所悟爾謂石蘊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
深以爲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

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
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
也

客有語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
來就學其子儂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
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
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
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
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
也讀之未竟惴惴焉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翼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
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
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
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
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六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
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
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
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
尤損人耳馬冰鄉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
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
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
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
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李旼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之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
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
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
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
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
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
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刑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刑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

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叅軍麻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榮陽公爲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榮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

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
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瓘有斟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諫自
鷄鳴而起終日寫閣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
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
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
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人問陽子非聖人不師僊厥術
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不以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壽及聖人肯爲周孔爲之
矣

好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屋弊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
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
如此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
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牝角之年同於鬻舍隸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談

罷復遇僧於廛邨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
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
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
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
爲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福以渡之
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
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
一歲固無兩魁此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
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爲
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爲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
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訢既寤而問其家
乃有惠蛤蜊數簞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
來謝

棗陽呂公爲郡處令公帑多蓄鰻魚諸乾物及筍乾
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
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
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
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
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
受無量佈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
今人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
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
處厚知登州建言 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
中非 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七選年深自至配
所不作過人移登州 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爲
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
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
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
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李元

自警編



齊家類

孝父

卹親族

教子孫
居處

孝父

元城先生與馬永鄉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母
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
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
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
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
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闌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其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尚書許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久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槩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

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學
七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交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
不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即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門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

一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已壞踰年彥
霄諫之不入遂求折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
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
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
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
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
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
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
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予聞其事
於其親姪故錄之以示訓焉

江唐鄉影響錄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
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
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
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
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
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
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仍皆為之昏嫁

溫公與其兄伯康交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

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太史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自心腹豈為人歟乃亦若鷺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笋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况不勸乎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為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樂庵語錄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忠定公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
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
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願望就
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語錄

教子孫

滎陽呂公希哲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
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
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
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
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
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
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
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
公通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容文忠公所嚴啟

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遍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所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了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

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
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
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
杖大詎曰汝食 朝廷厚祿俸二一府事無巨細
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
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月廩祿何
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
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極字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
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
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
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
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
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
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
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
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

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
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
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
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
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
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
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
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貞宗嘗問高瓊鄉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
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
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
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
之為人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
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 朝廷衆之所
非吾之所取也 神道碑

呂正獻公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
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家塾記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
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
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
執婦道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
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
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
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
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
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賑親族

范文正公仲淹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
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
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
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
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故思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
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
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

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
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馳

灑水燕談

公自政府出婦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
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
報之哉

呂正獻公公著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
仕寢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為相受賜所散至十之
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
以繼之

行狀

程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
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
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養
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
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以錢二十萬
買田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
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
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

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劉輝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一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馮水燕談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弃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調給或為置義莊

居處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貞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沈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

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
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
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
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遵吾言毋以為慮
橫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
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遵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
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它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
所居甚隘第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
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
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冠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
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間譯者曰誰是
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
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冠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
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
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
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丞相沆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
壞壁沉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
葺以試沉沉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沉沉
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
君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沉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
欽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
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復行之報也 談苑

接物類

交際

交際

君子小人邪附
厚德不報怨

樂善
濟婚葬

教育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
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
予所不及也蓋二公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 神

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性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又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苑文正公讚揚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 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

公為真相知也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學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韓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廛同寢一日分

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趙公有女遂為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韓忠憲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康靖為長社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

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叅政世為婚姻不絕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聽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父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

墓誌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

橫渠

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陽州數寄聲欲就見安召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間一通慶吊皆書吏以公亟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况然公未久即召竟不果來見

君子小人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礪物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處理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出來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

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羽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犴公安焉後扶持諸分復起皆公力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覓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孝節先生徐積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

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
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之
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
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召為殿
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抃鐵面御史其
言常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
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
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
治亂之 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

曰弼所言何事皇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
令分析孰為小人 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
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
口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
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
以對是年五月犬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
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中也學
六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來吊哭公之子
紹庭紹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

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厲臣下劉忠肅公勢既對面賜褒論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上意嚮納

序公文集云石取安石

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布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楮陛下有均役之

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陛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唯陛下號令之而已行實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居言路職在分別淑慝以章言曰臣夙夜為陛下思之如富弼之忠厚文彥博之器度呂公弼之純粹陳升之之敏劭邵必之嚴毅韓絳之公正王陶之鯁直司馬光之學術張方平之才識王珪之文雅范鎮之清謹唐介之方勁何郟之骨鯁呂公著之朴茂趙抃之節操滕甫之明穎韓維之沉靜邵亢之醇亮是皆時之寶器宜在朝廷者也如甲之彊塞如乙之狼戾如丙之姦邪是皆時之蝨賊宜界四裔者也當國寔不悅行狀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為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吳奎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懌溫公日錄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言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項時丁寇立朝天下聞

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樂善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晏元獻公殊為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鄒公浩修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授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呂榮陽公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
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
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
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
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
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
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
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
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衍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
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
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
之終身者有能復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
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乎豈
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曰不足者歟

正獻呂公著梅叔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
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正事盡誠去

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
回奪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
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
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貞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光夫十件
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
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教育

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
者數百人彝為高第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為多
熙寧三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
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
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
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
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
傳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
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

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
璦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
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自蘇湖
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
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
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
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
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逆數十輩其
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
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 上悅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己任故以學
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蔭于仕版輔大政親
近侍列臺閣師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
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為固國
之本也治己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修身之資也
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
公之所教也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
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
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

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聲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

泰山孫復時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以敬為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竇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大小學廢興自公始

神道碑

厚德

李文正公昉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司空致事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清酌御樽飲之選餽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極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禁宮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貞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及朝廷不足罪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王文正公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公於上而公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公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鄉惡公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公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

臣無如駭何 上意解遽曰然此比是駭耳遂不問文正公疾亟 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陳忠肅公耀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適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祖所得均給之公祖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

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韓忠憲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 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乎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帝以方嚴肅

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分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使之自弃耶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謂見王沂公廷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霍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

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宗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成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方諫議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為是哉在穎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

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
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王沂公曾再萃大名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
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堯咨復為代觀之歎曰王公
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
謂公必返其政發其隱也

趙清獻公通判泗川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
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
守得以善罷

胡文公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
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群小斐
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
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
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
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公用使錢公寢為饋之未足
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價千緡公竭資且假
貸饋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
辯其畧物不校如此

司門郎中王縉維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

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
食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
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
刻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
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
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
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
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
不得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
裕如無嫌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

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時魯已參

大政立殿中 仁廟目魯曰豈鄉耶魯遽稱謝且

具呈其實 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

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在省即累

典名邵晚年田園豐腴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

庇賢為善之報也 澠水燕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
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追給云防使為
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追免死乃以錢十所馬
一足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

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教
嘆益加禮重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異其或悛已而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全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全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食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為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傳獻簡公克俞言以惟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訥乎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
案俞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問此人
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
朝夕答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
也其用志如此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
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
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太冬墻
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
蓋如此

濮安懿王以 英宗踐阼例當改封 英宗尤詳謹
不欲遽歸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
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据又封爵
須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 英宗
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政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
諸公莫不避匿自解韓魏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
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
不肯推諉以與人

于尼父師且密人本選人屢以賍失官編管在蔡尼
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九

名惠普士庶遠近輻奏以佛事之嘗因官者言邵亢
石全彬富弼李東之蕭之宜爲輔相皆常敬之者
也東之姪女二人事人王樂道命李氏甥爲其
母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
諸公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
文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誘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
夜半臺官論之揚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
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
日員宗出章疏文正日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
不得往也太平無象乎 上意遂釋

蔡襄嘗飲食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
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 上以問公公即再
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墓誌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
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叅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
者云呂叅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叅政以酒失為少
監辛叅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新任失旨
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

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憂於是者耶亦
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
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舊聞韓武宗
云後閱旦傳乃載此文

蔡挺為江東提點刑獄有虔州職官譖本州曹掾姦
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職官
慙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柰何譖
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服其不
可欺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王文正公見
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太翰
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皇懼而退

蘇公頌之孫曰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銓於進
取言事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
直郎知無為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復改監
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當路一涉非義
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
緣進奏院事終躬軼軻不復大用陷於剋薄可不
謹哉

邵伯溫少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

興乎因者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
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
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
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
敢妄論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
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
公案其被奏官於禮無罪者兼取閱元案舉官司
重行譴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迴避乃令班
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 上深以為然令審

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
不合書罪顯涉据拾者仰奏勘干繫官吏自是少
敢以喜怒憎愛羅織官吏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
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
爾後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
而此奴竟不需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
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
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
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

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
激濁揚清安敢以賊盜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
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
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
駭泣拜而去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
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
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
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
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
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
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
伋姪傑劬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
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
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
服公之量

張知嘗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
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

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肯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礼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

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幡騶御滿野如守士之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實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

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定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縗以生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論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到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湘山野錄

劉留臺自少極貧

事

事趙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

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徙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室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久久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爲商于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

已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爲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
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
年間子孫趾美仕塗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
自滁陽與其元孫質夫縣丞同舟入霅川得聞其
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當以
高祖之心爲心在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
以守鄙凡物非已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江唐鄉

影嚮

竇諫議禹鈞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墻
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
寺守候失物主湏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
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
銀若干將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
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
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
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
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

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
吾故人脫復至辛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
曰某年某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
取珠欲貨則魚有急訟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邕
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
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
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
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
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
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出洪景廬夷堅志

慶曆中呂許公夷簡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
公殊章郇公得象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
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爲國子
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
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拑之句頌出秦
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
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
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
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

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
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
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
爲酷萬一介屍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在
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
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
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棺窆棺
必用函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
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
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函肆
棺殮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
入奏 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
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
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 哲宗留
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曹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闈于一第以
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
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東故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子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最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第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云筆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旣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旣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具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姚雉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雉以邊帥赴闕奏計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旣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若不復省記姚曰雉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婿來豈以父之存沒爲問耶嫗泣下

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媼并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媼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媼戒不敢有他言君視事歸見于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詰曰不然某之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得妾胥與媼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儉問之復咨於老吏具

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為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輿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得見矣

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 仁廟嘗怒一朝士
再三語及公不答 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
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齏粉矣 上重答

言嘉祐雜誌

報德不報怨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
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曹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
請按軍法 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
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
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
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

執政范文正公仲淹以天章閣

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
越州康定九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
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 仁宗
曰范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
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
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
事忤死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
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
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
不當通書而 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顧問
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
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不職者
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
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韓忠憲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
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 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
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
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
世乎

陳文惠公堯佐十與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

下使人知畏而重祀涉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為異日患公曰為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謂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雲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

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為慶帥過闕乃泣見曰涵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公豈傳亦曰沔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論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恐幾無所容

唐質肅公介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

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
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
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公
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
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
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
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潞
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
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
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
人以此益賢之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
曰 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
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
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
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
以私害公

吳叅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不與仲

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

張文節知白初參知政事爲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分

楊侍郎偕知蕃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卣誅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戍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

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戒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陳忠肅公瓘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械以私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械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報忿蓋公貶台州石械窘辱百端迫脅累矣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械亦沾親械屬宰求館舍宰以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卹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械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爲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眉州人欲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番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綢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宋元憲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具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美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口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持五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爲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之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聞謂行乃罷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爲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爲不

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戎父至死未嘗解仇
公歎曰戎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
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
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其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
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
遠如此

范文正公年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
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
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
歲別為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執而
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
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歐之王遂去
明年登第又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
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
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鉉銀至縣
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教
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
恩也如此東齋記事

虞公允文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

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為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子服久遠竄請貼職與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豈不曰以德報怨乎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 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蔑臣與脩蹤跡素踈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敢書奏 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絳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叫遂
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政惠卿事
荆公如父子荆公罷相惠卿欲代荆公恐其復來
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凡可
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華
亭詔獄而吏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
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鬪其
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
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
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

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後果然

哲宗親政呂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為諫
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
可用汲公方約畏為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
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
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
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濟昏葬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又何也
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
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
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吾見舊故乎
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
繚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

卒於邠將出殯近邠賜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撫然即
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范公堯夫知太原府河東土峽民衆惜地不葬其先
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
路諸郡皆做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遣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
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
女又嘗有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

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
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為人
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報骨及貧無以殮且葬
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
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
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
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

竇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為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

大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沈同登

進士第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竒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為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孫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少

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為直其寃于朝仍
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
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耻
王公資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竊人依者
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
荆公比公為子產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
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
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東軒錄云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
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
堂前熟視地之窳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
之婢泣曰幼時戒父於此穴地毬窩道戒戲劇歲
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
戒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戒遂落民間而
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具
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
許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子吾特憐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婚以嫁
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
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
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
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
輩之所常行今不復見矣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
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
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感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
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歔歔久之曰僕

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
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
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
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
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跪曰不意君之厚賜小人
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
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
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
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
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

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某舟去
已三日矣其女後媵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
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惜
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江唐卿影響錄載工丞相曾事同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 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
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
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
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若不避如是者十餘
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
至其門二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
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
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
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速矣即迎
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威維之子
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鼎之子三女皆有歸延
嗣乃去但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謂
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
侍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

涇水燕談參見石徠集

出處類

出處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
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
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
德業兩全諂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厲風
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
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

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陰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鑄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

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王荊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首便去就自在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斯言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為之歎服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機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呂氏雜志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為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

正人端士相繼屏伏 上意常不樂以為諸賢不肯為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 上意始大喜

忠文范蜀公鎖在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觀 上遣使宣問賜金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賚賜蜀公初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祖禹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此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

家傳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

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戒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戒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倖不可謂之命伊川先生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戒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己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

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矣已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胡公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為他官迓

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
口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
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
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
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
去之未為晚又言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
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
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
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
為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

蓋知命也

龜山語錄

劉彛 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
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
彛曰士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
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
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
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
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為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

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逆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之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不論多不為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白公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頌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為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久未除改朴詣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

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為
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為穀能知人朴能薦士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
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關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
氣不折挫謝上非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
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
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
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
食致餉竊衣致溫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
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
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得者焉可勝算乎 顧氏家訓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作
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
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
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序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
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
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
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
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
公以小官對被褒語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揚屋師之為人和易脩教
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重之補國子監
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

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
天子必擢真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
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
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
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
自陳為耻舊風遂絕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
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
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
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
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
自辯為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
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 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
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
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
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亦且不聞蒙
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
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 上默然又嘗
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

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
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
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
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
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
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
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
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
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
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

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

得請李瑞明辨疑非是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
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
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
出充竒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厲
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
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
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待制王公質子野克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
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
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公維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
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
除闔門不仕 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
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
博宋祥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
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文潞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
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
競者自知愧耻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皆擢用焉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詠勸曰大凡
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氣愈堅
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
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
其人既解奔競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
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
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

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
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
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
師德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關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
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
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祖禹
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荊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
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荊公意以公獨不
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
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
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
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
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
為不可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迨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
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

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家塾記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遺為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第七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

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舍人答書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列耶師魯終身以為媿別錄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美里而演易若無美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入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行狀。又聞見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上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解維少師謫均州其子

告惇以少與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兄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

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已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

陳忠肅公權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敢以

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
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
以介意到台數月 朝廷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且
令赴闕之官士論訛訛咸為將有處分于公也幟
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
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
巡按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
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
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
副本而幟為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發問曰
今日之事豈被旨耶幟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
書劉子卷簾出示公劉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
以為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 朝
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瓘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
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為詆誣時相學術淺短
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
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
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顯就誅
戮不必以刑獄相恐幟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

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
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
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憾亦終不能為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
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
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
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
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聖悍不棄此非人力所
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
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與垂涕公

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容曰屬聞 朝廷遣使入
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
大責輕若 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
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
匹婦自輕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
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
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
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
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惇羣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

能殺公意達之悖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

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大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悖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昭懷寵冠六宮隆祐幽廢悖乃以公頃驗禁中崔乳母事媒孽之始鄒志全亦嘗諫立劉氏坐窳岽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奭以檻車抵二公改所欲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哲宗登送獨宗即位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不收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

待制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
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
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
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 神宗朝果大用官
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誠之驗

魯公以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
廼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
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肇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
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
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

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
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
如也行述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痺癘所侵蠻疔
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
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窳又率衆為大橋以
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窳者為
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
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儲官屋以庇風雨有
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春土運甃以

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者書以
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白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呂氏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鬢髮皆勝平昔

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

之力馬其

須學也 即不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懣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輦幾無以自存親知聞
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籛金公曰
臚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
膏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
安者

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埽軌動止有則談經
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
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
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屋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誣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歎
力論時事以悟 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

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刑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 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 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猝擢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褫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德因間言
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
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
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
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
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
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
然不以爲意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

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
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
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
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
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
少朱門鑠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
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
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

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
優游里終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罷改判亳州年六十九過生日親族
徃徃獻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
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
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
以司徒致仕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
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
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徃見之或時乘

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
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
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
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
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
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
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

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

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笞韋丹云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
酬身事了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
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
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率
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率崖所禮遂獻書云秋
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
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
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

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
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脩撰胡宿以謂養廉耻
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
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
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爲
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
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
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潞中公卿
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
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
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
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
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御言皆年七十

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
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青雲岐路將將
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青湘雜記